

南木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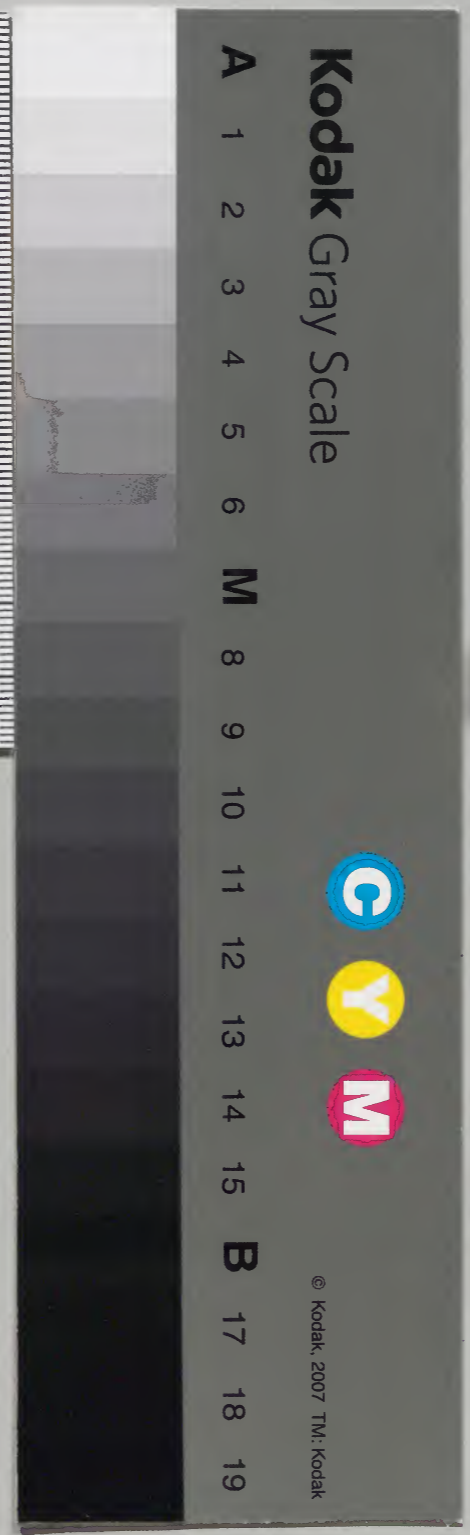
		二〇	和書門
		九六	
九八	八八	九	
冊架函號類			

庫文閣内		和書
五五函	二〇四六五	
一八架	五冊	
	號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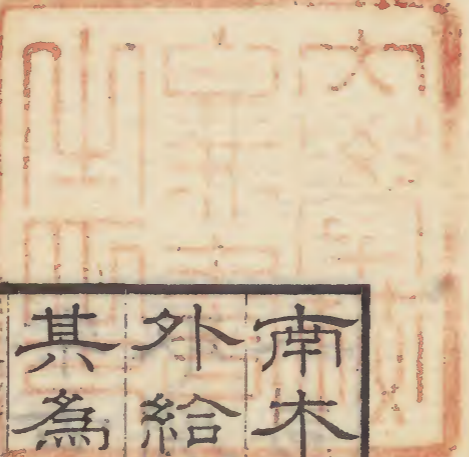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和	20465
冊數	5 ( 1 )
函號	155 268

傳記 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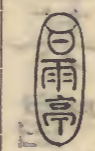
155-268







南木誌序



六卷

淺草文庫

外給使氏家宗古出入予家二十餘年矣其為人灑落不以齷利紛華經意蓋外給使者賤僚也出入權門勢家容悅以取媚比干皆然獨宗古在其間卓然自立可謂難矣一日宗古謂予曰同僚有中山文節者好讀書嘗讀國史欽楠公三班之忠烈又讀清張鵬翮忠政誌竊有感焉蓋武侯

南木誌

序

一



與楠公事業雖不同其忠烈則一也乃效  
忠忒諛編纂此書名曰幸本誌曰夫張氏  
者清之大臣其名藉甚一時宜使侯慰于  
地下也自願某之賤劣豈敢比之哉予嘗  
屢見文節於山朝雖不知其為久何如亦  
宗古之所友必知非容悅取媚之徒也因  
取閱之歎曰石之於尊氏猶忒戾之於曹  
平司馬懿其唱大義討姦賊皆出于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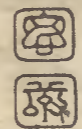
之正炳如日星嗚呼使帝信用公謀則尊  
氏兇逆豈得遂其志哉夫尊氏得志於一  
時而身為天下之大傑兒童走卒恥稱其  
名公戰沒荒墅孤魂無歸而百技之下聞  
公風者沁心刺骨取義成仁之氣不覺油  
然自生其得共果何如也可謂天定勝人  
矣且公之所喜唯義而已何必其人之尊  
卑是問今文節與容悅取媚之徒接肩並



昧獨知義之重如是則公在天之靈可以少慰焉而宗古取友之不苟亦可併傳矣是為序弘化戊申仲春節山板倉勝明題於甘雨書堂牽牕下



雪江關思敬書



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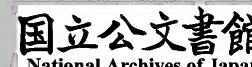


皇國君臣之義冠於萬邦而楠氏一家為其稱首父死而子繼之子死而孫繼之至雲仍來昆終不改南嚮之志殲其種族而止雖皇國多忠義之門差有一而無二猗嗟盛哉江戶大城給事中山文節平生欽慕中將嘗仿清人張氏忠武誌謀緝南木志聞我藩先輩津阪孝紳有忠聖錄來請見之余為騰寫而贈焉文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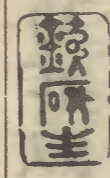
喜頗採入之。又有所搜獲。遂集大成之。為卷者五。  
楠氏遺事逸話及謄字。以作題咏。盡登於編。欲  
擇以廣其傳。屬余按且序之。嗚呼。文節之於楠  
氏。亦可不謂忠也耶。余嘗竊謂我邦皇統萬世。與  
天壤共敝。雖曰神明之遺德。而忠也。義也。亦與有  
力於其間焉。而前於楠氏者。莫盛於楠氏。後於  
楠氏者。亦莫盛於楠氏。至今五六百年。士大夫欲  
忠於其君者。皆涉法中將。是中將為天地植綱

常為人倫垂軌範也。美也。正道之鑑。於是乎立  
矣。故楠氏之忠於一時。乃所以忠於萬世。而文  
節忠於楠氏。亦所以忠於皇國。是欲明法  
楠氏。不可不詳楠氏事蹟。欲詳楠氏事蹟。舍  
此書將安求焉。苟法也。行。必能履。於五  
福。杖綱常。研人倫。在亦不必小。此文節之所以  
忠於皇國。而予所以深者。取焉。但久矣。志於  
之美。學子識之。身安中侯。賜序。悉之。是華





南朝詩一  
卷  
一四  
家之盛孰又加之。故余不敢賞祿其人而蒙成  
其半。不特成文為之志。亦所以成津阪氏之志  
而余平生之志亦自行於其間。為之可無一言  
耶。乃不拒交節之請。而為之序。  
嘉永己酉孟夏念有九日津濱鐵研  
學人齋藤正誦謹撰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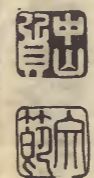
自叙

余嘗讀清張鵬翔忠武誌。有感焉。自古名臣  
賢將。立不之其人。然若楠公忠義貫霄漢。徹金石  
其鴻勳偉烈彰彰乎在人耳目。五百年於一日。扶  
植世道人心。於無疆。豈不矜且盛矣。但恨從不為  
楠氏所著之書。未覩集其成也。忠武誌者也。余居恒  
慨焉。自揆淺陋。官務鞅掌之暇。每見有國乘及  
詩文雜記。因係于楠氏者。隨之鬼錄。竊效張氏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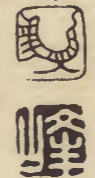
自叙



我略得就緒。名曰楠本誌。後獲津藩先儒津坂翁  
 東陽忠聖錄者。亦頗疑余所編。云會萃極博。考  
 據極精。不謂先得我心者多。遂又錯綜而按列。  
 以美若干卷。自顧才疎學淺。固知不免僭妄之  
 罪也。乃述此舉之始於張氏卯。成於津坂翁。為  
 之序。不敢掠先輩之美。亦余志也。知化四丁未  
 煤西月。中山利質謹識



龍峰本備書



南本誌例言

一此編所載。正成正行正儀父子本傳。崇據常史及  
 忠聖錄。如楠族諸傳。採南山史補之。南山史與常  
 史。各有詳略。既出于常史者。依舊不改。  
 一牟表揭正成正行而不揭正儀者。非取略之也。以  
 其生卒不可的考故也。  
 一楠氏世系。諸書所載大同小異。真實未詳。今姑就  
 諸書纂錄以竣後考。  
 一此編所收楠氏三世遺文。率取名山古刹之藏。足  
 以証據者。故雖國字俗牘。亦臨模登錄。不敢妄修



一詳存廬山真面目也。睹者幸勿疑不倫。  
 一楠氏兵書流傳於世間者不尠。率出兵家者流之影撰。不足采用也。但河內石川郡慈眼寺所藏楠公真蹟筆錄一卷。天游小田原侯賜序。命寺僧緘膝。獨為真物。予渴望日久。頃幸得一寓目焉。然本寺秘襲。固不欲公于世。故此編割愛不纂收。考古之士。宜就真蹟而參訂焉。  
 一安永中。或相謀欲建正行碑。請釋顯常撰文。而事遂廢。如貝原篤信。已欲建碑。而以僭越輟焉。其意差故錄之。

一三楠實錄。正行戰功圖會。皆坊間俗書。其序文不在采錄之例。唯以楠公記序。成縉紳家之筆。繆存焉。

一楠氏宗族及恩地和田寺事蹟。國史湮散。多不詳者。或雖其出口碑縣志者。事實有確据者。採錄以備參考。

一諸候題辭。更言某候某。以分之。從史體也。  
 一本篇題咏和歌國文。今署以真名。據常史及他志傳之體。

一國字成冊。如南方紀傳櫻雲記者。汗牛充棟。不遑



摘錄故本編悉從刪落。但漫筆劄記有言及楠氏。雖國字成文者。抄譯纂收。以備史氏之采也。一予譾劣寡聞。所引典籍。挂一漏百。滄海遺珠。搜獲不遑。庶幾後之君子補正之。是余之病志也。

中山質識

南木誌引用書目

南木誌引用書目

大日本史	本朝通鑑
本朝通鑑提要	倭史後編
本朝通記	南山編年錄
參考太平記	太平記
日本春秋	讀史餘論
皇朝史略	國史略
日本政記	三代實錄
日本外史	南山巡狩錄
南山史	大日本野史



國史纂論

修史始末

日本史稿

室町紀畧

三忠傳

楠河州傳

忠聖錄

南山遺芳錄

本朝孝子傳

諸家系圖纂

公卿補任

國朝諫諍錄

玉石雜誌

本朝名臣贊

讀史贅議

良齋史論

行在或問

關城逸史

陸宣公全集

楠公餘筆

集義和書

駿臺雜話

塵塚物語

鹽尻

讀書會意

滄海一滴

遺老物語

退私錄

橘窗茶話

新安手簡

吉野拾遺

楠正儀降參考

耳比磨利帖

年山紀聞

和方彙函

三才雜說

睡餘錄

安齋叢書

秦山隨筆

常山樓筆餘



靜寄餘筆

今書

日本樂府

賜蘆拾葉

草偃和言

高山處士傳

河內志

大日本地理志

攝津名所圖會

河內名所圖會

漫遊文章

北道遊簿

射方小志

泰菴戲言

北窗瑣談

士道要論

清清舍叢書

支峰雜錄

文會雜記

花押藪

南行雜錄

松陰年錄

侗菴新論

良將達德抄

熙朝詩薈

義公常山文集

羅山文集

鷺峰文集

舜水文集

省菴文集

仕學齋文集

魯齋文集

皇朝戰畧編

小陶雜錄

櫻雲記

錦里文集

垂加文集

淡泊齋文集

仁齋文集

鳩巢文集



紹述文集

觀瀾文集

自娛集

細々要記

儼塾集

餘齡長律集

南郭文集

紫芝園稿

常山樓文集

綠竹園集

龍門文集

周南文集

江陵集

古今奇談

花營三代記

嚶鳴館遺稿

山陽行錄

蘭臺遺稿

凌雲樓集

難太平記

澹園稿

栗齋探勝草

新川集

子蘭文集

金蘭集

晞髮偶詠

雙桂集

岳東海文稿

藻海文集

合子天明後稿

白山集

市隱草堂集

橘菴詩鈔

雪樓詩鈔

挑花園遺稿

草廬文集

介石遺稿

小雲樓稿

北禪遺草

南朝紀傳

辭林 卷之一 引用書目



春水遺稿

栲亭文集

皇朝畫史

松陰餘事

文苑玉露

船山錄

元弘元徳日記

元弘日記裏書

大峯文集

山陽遺稿

武藏野集

理齋隨筆

報桑錄

通語

神皇正統記

扶桑略記

愚昧記

足利治亂記

南木誌目錄

卷一

本傳

卷二

年表

行在表

卷三

遺事

遺文

遺訓



勝蹟

卷四

世系

碑記

皇子傳

卷五

評

論

楠中將公及小楠公。功勳偉烈。赫耀千古。

誰不景仰焉。獨參議正儀。晚節頗累清節。

蓋當時紀載。多出於北朝阿諛之徒。其毀

譽安足取信乎。夫毀譽顛倒。使正士受冤

屈。所以不堪痛嘆也。故於此一節。則悉舉

諸家之評論。以供參考。

南朝書籍。傳于今者。李花集。吉野拾遺。神

皇正統記。關城書。新葉集等數部。僅以取

徵耳。



楠公肖像記

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楠公圖像。世俗所傳寫。率皆無稽。遍募諸四方。終未足取信。太史公所謂鈞之未睹容貌者也。後閱源筑州退私錄曰。河内石川水分社。楠氏世所崇奉。左側有楠公祠。奉祀木像。束帶儼然。當時遺影。稱南木明神。正平帝所賜號也。余於是拊髀雀躍。潔齋以往。請典祠者。啓龕瞻拜。面相衣紋。精爽如在。敬模寫以歸。積歲所祈。竟獲冥助。為喜可勝言耶。

右忠聖錄所載余幸得其真。今亦同志云。

像肖公楠將中左



長山鈞謹寫



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楠公圖贊

光岳鍾秀 生若楠公 笠置夢兆 非羆非熊

王臣之節 蹇々匪躬 手擎日月 氣摩蒼穹

天步艱難 跋胡疋尾 奸兇得志 長蛇封豕

殺身為仁 維公父子 百世之下 可以興起

伊豫守從五位下源朝臣勝明謹贊

上安中侯書

征夷府給事中山利質謹再拜誓首。上書

節山板倉侯閣下。利質少而孤。加之天性慇懃。凡百

無能。唯嗜讀書。然奔走衣食。不能專力於問學。是

利質平昔之所慨嘆也。利質讀國史。有欽楠中將之為

人。因欲彙纂其事蹟。勒成一書。以寓景慕之私者。有

年於此矣。遂不自揆。妄從事編纂。家貧乏載籍。引證

率多闕略。雖理稿略就緒。而藏之篋中。不敢示人。恐

得掛漏之譏也。同僚氏家光蕃。利質父執也。久荷

閣下之殊遇。常語



閣下好學愛才至于寸長隻義為之獎揚不已利質  
仰慕之餘話及此且謂曰夫中將精忠義烈實為萬  
世人臣之懿範矣然而中將家乘編纂之任固非賤  
劣如利質者所能辨也倘得王公貴人之筆庶幾足  
慰中將在天之靈矣是利質之所以有竊仰於  
閣下也不圖光蕃以其狀達之於將命者  
閣下不罪其僭踰特垂哀矜許以傾藏遍讀之於是  
乃自忘賤劣敢因光蕃恭獻舊稿於左右伏請  
慈正爾後奉謁于  
府朝

閣下懇懇賜

示諭聽政之暇辱加刪正且撰中將像贊及高序一  
篇賜之利質感泣不自禁竊謂自楠中將薨迄今五  
百年間西山源義公題碑之外未嘗聞有王公貴人  
之贊辭也今得  
閣下之大手筆利質積歲之素志一朝而遂矣知遇  
之感銘肝不啻而又蒙  
閣下之厚眷使利質涉獵群籍得完其業則不獨利  
質拜

閣下之賜亦足慰中將在天之靈矣利質宜如何報



南木誌卷一

其盛德也。但恨光蕃既就木。不及見此書之脫稿也。謹以南木誌八卷。繕寫

進呈。塵瀆左右。賜以訓誨。幸甚幸甚。不勝侍愛。忘其突冒。無任惶悚屏榮之至。

嘉永二年己酉十月

征夷府給事中山利質恐懼再拜

中山利質編輯

南木誌卷一

中山利質編輯

後村上帝嗣。後醍醐帝而立。光明帝者尊氏

之所立也。其正閏不待論而明矣。然當時憚

北朝與足利氏。無敢論之者。近時村田通信楠河

州傳。記事詳確。議論頗可觀。而如載公奏請誅義

貞。召尊氏。乖謬殊甚。獨及常史一出。皇統正閏

人臣順逆。炳炳乎如披雲霧。觀日月也。無復遺憾

焉。誌本傳

本傳 津阪孝綽 註

南木誌 卷之一 正成本傳



楠正成河内人左大臣橘諸兄之裔也皇六世之孫

居山城井手里世因稱井出世居金剛山西川郡東

相公正成其十五世之後也元註一作正母某

和跨大舍多楠樹因以為氏父正康遠又正

氏禱志貴山平郡大和生正成山神毘沙門也以故

小字曰多門按太平記正成為兒嬉戲常為營壘隊

嘗受膳畧年甫十六父正玄奇之稍長好學通兵法沉深

元弘元年帝避北條高時兵幸笠置寺帝怒北條

潛謀誅滅之事泄高時遣二階堂貞藤率兵三千西

上圖行廢立詔朝將遷車駕於六波羅八月廿四日

徵大奉神器夜潛遁如南都廿七日遂幸笠置山下詔

都樂郡去南日程四方少勤王者帝頗憂之適夢紫宸殿前

庭有一大樹南枝最榮樹下設南面座百官班列忽

有二州角來跪指座泣奏普天之下無所容聖體唯

此座可以坐也覺而自占木傍南楠意將有楠氏者

出俾朕再正南面位也召寺僧快元問之對以正成

帝謂所夢殆是遣藤原藤房徵之藤房大納言宣房

言正成即詣行在帝使藤房傳命曰卿應命即至允

足深嘉今日之事一以煩卿卿其有何策以決廟勝

詳陳其所見正成對曰逆賊暴虐自取禍譴天討所

加莫不勝也但東夷之性勇而無謀若以力爭則武

藏相摸之兵天下無敵焉以謀屈之則易與也然成

楠正成河内人左大臣橘諸兄之裔也



敗兵家常事。或遇小衄，願勿煩聖慮。苟有臣存，何患  
 不濟。辭歸城，赤阪城方可二町。三面平地。在河內金剛山西麓  
 東條川西岸，唯東方一面頗險耳。蓋事急不暇別相  
 攸，姑就其所居而城焉。明年所使平野將監守者，與  
 此名同而處異，在金剛山北方土人。守者僅五百人。  
 謂之上赤阪，要害甚固，蓋所攻卜也。

取民儲以充兵食。若行在失守，將迎駕於此也。板築  
 方畢，而高時將大佛、貞直等十餘萬，已攻陷笠置。京都  
 六波羅鎮將北條仲時、北條時益遣檢斷使糴谷大  
 秋、隅田通倫率諸國兵圍笠置城，堅不拔。高時遣大  
 佛、貞直、足利高氏等將關東兵至，進攻不能克。陶山  
 義高、小見山氏真率兵五十餘人，以飛鳥路村民為  
 導，北從觀音谷，經藤葛以上，會夜兩暗，甚密。隨巡夜  
 卒後，周觀諸營，有呵問者，輒答曰：「巡夜更戒守者而  
 過。」至行殿，傍縱火，誼噪外兵以為有內叛，鼓噪相應。  
 聲震山谷。官軍驚潰，帝潛出圍，將幸赤阪。至高間山。

貞直等追獲帝時九月廿八日也。仲時等以兵擁車  
 駕赴京都，幽于六波羅。親王公卿以下，分拘于諸將  
 家。乘勢奄至城下，正成先遣弟正季。正氏一作及和田正  
 遠以兵三百伏城側山中，敵眾視城小，易之，曰：「直用  
 隻手提去耳。」輒薄陴急攻，城兵亂射雨注，殺傷千餘  
 人。敵驚沮而退，脫甲解鞵為下營計。正季等瞰之，分  
 兵為二，鼓譟而進。城兵連鋒突出，合勢奮擊，敵狼狽  
 而走。器械輦馬委棄載路，尋復來攻，圍數重。正成豫  
 索懸外牆，俟其四面爭登而斷索，敵隨牆顛，因連投  
 巨木石，歷殺七百餘人。敵更蒙楯，競進鐵搭鉤陴，殆  
 壞城中，乃以長柄杓沃沸湯，敵皆傷爛，自是退守營。



柵計持久以困之。初正成築城倉卒儲糧不多至是謀於衆曰我數有利而賊勢不挫內乏資糧外無救援欲率先天下以建功業者死固在不顧也雖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亦智士之所尚焉我今陽死賊必引歸歸復聚衆出戰我逸彼勞制勝之道也衆皆然之即夜會風雨晦冥咫尺不辨正成爲二大坑填以死屍積薪于上留一卒戒曰候我行遠放火烧城乃與衆三五分伴潛過敵營而行敵不之覺及火起爭入城見坑中焚屍以爲正成信死引兵旋于關東正成乃匿于金剛山北條仲時北條時益六波羅鎮將鎌倉北條氏

所置更遣親兄弟二人護衛京城兼掌中原諸州軍政猶今之二條坊鎮府也遣湯淺定佛

守赤阪二年車駕西狩隱岐三月七日帝發京師四月二日車駕至隱岐高

時置兵防衛所在官軍皆解夏三四月正成以兵五百出攻

赤阪定佛命領邑民夜輸糧米正成謀知邀而奪之

更苞戎具如米狀使卒三百陽為輸夫擔致城中別

出兵為追擊之狀城中望見以為輸夫為敵所追乃

開門納之既入披甲譟叫外兵應之折關並攻定佛

遂降伏正成併其兵徇和泉河內進屯渡邊橋津西

成郡當時天下第一長橋云今稱天滿橋大阪府下三大橋之一也京畿大擾仲時時

益遣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將兵五千餘來攻五月二日

南林志 卷之一 四



正成分二千人為三伏天王寺側。天王寺。厩戶王所創。大伽藍。當時在生玉之境。石山之東。屬東成郡。西北去渡邊橋。可五里。俗所稱舊天王寺處是也。若今天王寺。茶臼山。橋之東。不詳。何時移于此。弱卒三百守橋。皆羸馬繩。及戰。輒走。誘敵窮追。比過天王寺。伏兵並起。敵大敗。退至橋。人馬擁溺。死者無數。逾月。仲時時益。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兵五百來攻。和田孫三郎某謂正成曰。隅田高橋五千之兵。我已破之。乘此新勝。以挫公綱。何難之有。請出兵逆擊。正成曰。兵在和不在多。公綱。阪東驍將。從以紀清兩黨。是役承敗。馱之餘。僑軍孤進。志在必死。使我能拒。所亡亦多。天下之事。豈止

今日宜愛士力。以圖後舉也。我今輸彼一籌。引退數日。出奇誑之。則阪東慄急之士。氣索而去矣。所謂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棄陣而卻。居數日。遣卒三百及民兵數千。大燃炬火。星布山澤。如此連夜。滋多滋逼。公綱勒兵嚴備。意其衆日盛也。終潛引還。正成復入天王寺。請寺僧觀上宮太子未來記。其文曰。當人皇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吞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西鳥來食東魚。其後海內歸一。三年。如獼猴者掠天下。三十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悅曰。讖文所謂人皇九

綱本志 卷之一 五



十五代即今上也。東魚吞四海相摸入道是也。高相  
模守。薙髮。號崇鑑。世因稱相摸入道。時俗溺佛。官人多髡。漆者稱曰入道。高時既為入道。群下爭慕效之。府廷焉。西鳥食東魚。當有起兵滅關東之人也。日  
 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指上在隱岐歸闕反正。當在  
 明年春也。世俗傳道天王寺有厩戶王識記。閱而因  
 以金裝刀與僧益優厚。士卒禁止暴掠。遐邇歸望。兵  
 勢彌張。尋還金剛山。築千劍破據之。千劍破城。在金山。深谷。東高百丈。西七十五丈。南八丈。北三十丈。唯東南一隅。僅可攀躋。使平野將監守  
 赤阪。此則所改十築。為千劍破之支城。在明年春。二月  
 高時復大發兵。遣二階堂貞藤。圍兵部卿護良親王。

於吉野。親王。帝第三皇子。初拜兵部卿。嘗為僧號。尊塔宮。笠置之。敗王。匿于吉野。十津川。至是與赤松則祐。村上義光。平賀三郎等。赴吉野。招聚義徒。據寺為城。以兵三千守之。以應正成。貞藤以大兵來攻。城堅不能拔。貞藤大佛真直攻千劍破。阿曾時治攻赤阪。將監拒守旬餘。有暗渠為敵所泄。時又久旱。兵士困渴。敵仍以火箭焚樓櫓。將監力盡而降。送六波羅斬之。將監以眾出降。仲時時益。盡斬而會貞藤陷吉野。護良南走。賊軍力戰七晝夜。不能克。賊軍素諳地形。請夜繞軍後夾擊之。自山後。入火  
 城中。兩刃流血淋漓。退入幕中。命酒與將士。訣左馬頭。村上義光。酣戰被箭十六。遽來跪曰。事急矣。請假臣鎧。裝代大王死。大王乘間出走。王鎧著之。登譙樓。遙望何忍相棄。義光奮激起。自解王鎧著之。登譙樓。遙望



王去遠。乃大呼敵軍曰。先帝第三皇子護良自刃。汝等行為天兵致死。視以為式。乃割腹抽腸。以投于壁。而隆留戰死。王終得免。走高野山。貞藤與時治兵。悉集千劍。破軍勢大熾。兵號百萬。實二十萬。六千人云。城東西臨谷。南北蔽峰。斗拔數十仞。周一里。敵恃其衆。蟻附急攻。城中大發矢石拒之。敵死傷無算。令吏十二人。注之。三日夜不絕書。乃令軍中禁擅進。安營環守。城有泉五道。雖旱不涸。正成作大槽數百貯水。每日得五斛許。汨以黃土養其性。又每兩引屋溜於槽。水常得足。而敵疑其外汲也。令名越越前守某兵三千守東溪。正成伺知守者稍怠。拂曉出兵擊走之。獲其旗幕。

南水言  
卷之六

翌日張之城上。呼曰。此昨日名越殿所遺。煩部下人願來取之。越前守愧忿。率五千兵。拔營進薄。城兵下巨木。仍大發射。死傷畧盡。敵服其機。益成持久之計。正成乃縛薰人數十。被甲持兵。夜置城外。壯士五百潛蔽其下。昧爽鼓譟誘敵。伺敵來擊。略發數箭。遂巡入城。時方霧昏。敵衆不曉。競赴薰人。城上乃連下巨石。殺傷八百餘人。圍城日久。賊軍置酒召妓消閒。賊將名越遠。江入道。與其甥兵庫助。博戲爭技。忽生紛爭。相刺而死。其屬二百餘人亦相戰而死。其陣在城櫓下。城兵下瞰大呼曰。叛君之賊。自伏天誅。同聲敵為飛橋。欲騰入城中。叢擲火炬。唧筒灌油。橋燒斷。敵陷深谷。焚死數千人。高時聞諸將罷攻。使使責

南水言  
卷之六



讓之。於是諸將胥議造飛橋。繫以鐵索。下施車輪。轉軸挽起。徑抵雉堞。猛士數千人爭先進登。城中亂投大炬數百。唧筒灌油如雨。橋忽燒斷。毒烟烈火。山壑震動。眾悉墜谷焚死。唐朱泚攻奉天。使僧清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賊乃相類。此亦會近郡民兵奉護良親王之令。截敵糧道。敵中大困。逃亾相繼。仲時時益又遣宇都宮公綱助高直。公綱以手兵千人疾攻不能拔。公綱赴援。東軍手兵先登。皆被重鎧鐵面。提長刀大斧。一人在前。一人推後。前者死。後者代。攀樹繞巖。魚貫而登。城上飛箭雨注。大石摧壓。死者山積。眾踐屍爭進。凡十晝夜。公綱不敢却。然城堅不可攻。乃鑿地道以陷城。城壞。樓摧。城中悉力禦之。士皆殊死。會帝幸名和在伯耆。戰。公綱智力俱困。竟不能克。會帝幸名和在伯耆。汗入郡。和名鈔那作奈。今作名。二月廿四日。帝與左少將源忠顯潛出隱岐。二十七日。至那和港。那和地。

頭名和長年迎護車駕。率宗族守船上山。拒追兵。破之。於是近國將士大集。行在軍勢日盛。乃下勅。四方討北諸將攻克六波羅。先是赤松則村在播磨。應條高時諸將攻克六波羅。大塔親王今策答繩城守。之。遣兵絕山陰山陽糧道。遂進屯攝津摩耶山。數與六波羅兵戰。帝遣源忠顯將山陰山陽兵援則村。收復京師。忠顯率諸將進入京師。攻六波羅。翻志歸順。五月。七時賊將足利高氏率兵援六波羅。嚴法印良忠等併兵日忠顯與則村高氏兒島高德殿光嚴帝東奔。道中並進。攻六波羅。拔之。仲時時益奉光嚴帝東奔。道中伏誅。往新田義貞。在千劍破之。軍亦潛奉大塔親王。今稱病歸國。舉義關東。將士爭附。五月八日。攻鎌倉。滅之。高時敵皆解圍潰去。正成出銳師尾擊之。殺獲舉族伏誅。敵皆解圍潰去。正成出銳師尾擊之。殺獲成。自二月受圍。相持五閱。車駕還闕。五月二十三日。月。田單守即墨。何以過諸。車駕還闕。發船上。六月。四日。入。正成乃率兵七千迎謁于兵庫。在攝津。天京師。入。正成乃率兵七千迎謁于兵庫。在攝津。天親勞之曰。大事速成一卿所效。正成謝曰。不賴陛下。



威靈。臣曷得出賊圍。復有今日。詔前驅入京師。後高直等擁餘衆在南都。若般謀犯京師。正成副左近衛中將源定平討而降之。衆出降。縛送於京師。伏誅。建武元年。討僧憲法于飯盛山。平之。憲法北條高時從人。正成率兵六千討平之。飯盛山在河內讚良郡。以功爲檢非違使左衛門尉。任攝津河內守護。此據記書之也。湊川墓碑則書河攝泉三州。二年新田義守想別有據見。未知孰是。俟博識之考。二年新田義貞東討足利尊氏。夷將軍高氏。賜御名之字改焉。征心甚惡之。尊氏乃因如嬪。謔護良親王。知尊氏包藏禍帝震怒。執護良流于鎌倉。尊氏弟直義鎮鎌倉。遣兵迎衛。鑿土牢幽之。防遏甚嚴。建武二年七月。北條遺孽時行起兵。攻鎌倉。直義戰敗出奔。猶慮王在後。爲

患命淵邊義博還戕之。秘不聞。八月帝拜尊氏爲征東將軍。假節鉞往討時行。尊氏與直義合兵攻之。時行敗走。尊氏入鎌倉據之。關東八州隨風而靡。詔召還京師。尊氏不奉詔。遂反。初尊氏潛蓄異圖。畏護良未發。護良既遭害。又懼於義貞。乃上表。謂義貞。義貞怒亦上疏。訴尊氏弑皇子及桀驁之罪。帝始知尊氏大逆罔道。誣正成與諸將留衛京師。延元元年。尊氏命義貞討之。正成與諸將留衛京師。延元元年。尊氏犯關。去年十一月。義貞賜節刀。東征。十二月。與尊氏反降于賊。因與夾攻。官軍敗績。尊氏乘勝長驅西上。衆號八十萬。時赤松則村反于播磨。南海山陰諸國相繼兵起。尊氏遣人招。正成以兵五千禦宇治。尊氏之並嚮京師。朝廷震驚。正成以兵五千禦宇治。尊氏兵攻大渡。淀川受木津川。其下流。官軍敗績。正成守宇治。長年及結城。親光守勢多。正成遣使言義貞曰。山崎之兵。烏合之衆。不足恃。宜疾益兵。義貞不從。八日。尊氏攻大渡。不能克。使細川定禪赤松範資攻



南林 卷之九

山崎義助敗退。義貞及諸路官軍皆潰走。還京師。帝幸延曆寺。十日車駕幸

燒官關。正成乃與諸將守行在。與義貞結城。宗廣名

和長年等攻京師。結城宗廣自奧之白河率兵從鎮

王赴難。比至鎌倉。尊氏既西。兼程追躡。入援。與義貞

正成長年等擊賊將細川定禪于三井寺走之。追入

京師。急遇敵兵五萬于出雲路。京師相國寺東北有

云。蹤正成辨楯數百枚。遇敵馳突。乃鐵勾相連。敵以

發射。退輒縱精騎乘之。敵披靡而卻。是日諸軍獲捷。

尊氏西走。遇日暮。正成謂義貞曰。今日破賊。殺獲無

幾。而不知尊氏所適。以此少衆。頻留京師。恐士卒貪

財。四出不收。豈得無反襲之虞。如前日事耶。且敵乘

勝機。後恐難制。莫若旋軍。養力。一舉驅之。數千里外

也。義貞從之。引還。尊氏復入京師。翌日正成遣僧數

十人于戰場。歷索死屍。詐泣曰。昨新田北畠楠氏等

七將戰歿。將為求骸收葬。敵聞以為信。乃取屍首似

義貞正成者。梟之。嘗有下以善哭見者。正成養以為士。

哭泣甚悲。人異而問之。輒曰。昨日北畠新田等諸公

戰歿。聞吾楠公亦為亂兵所害。冀索屍收之。泪下不

已。慘愴動人。於是敵以為信。稍撤兵備。以

與諸將潛軍。夜發。別遣卒持炬。遵山西行。綿綿相屬。

敵軍望視。告尊氏曰。官軍失將領。今皆去。尊氏遣

兵要諸道。餘衆不復警備。詰旦。正成等進入京師。放



火掩擊敵軍驚敗尊氏竟西走遺棄器甲蔽路正成  
 遂與諸將追至豐島河原在攝津山邊郡與足利直義戰正  
 成引兵出敵後直義不戰而退與尊氏航海遁尊氏  
 京師也豐後大友貞宗將舟師三百隻來援尊氏及  
 其敗退于湊川貞宗勸之曰少貳貞經在筑紫素傾  
 心將軍願速駕舟招發九國兵以來再勝可期矣尊  
 氏從之與弟直義共走筑紫正成逐北直欲渡海擊  
 之曰機不可失敵弗可紿乘勝追躡虜之必矣義貞  
 謂賊已窮迫緩之何害且師老矣姑且休士然後討  
 之未晚也正成曰方今官軍屢克勇氣百倍賊兄弟  
 敗亡之餘膽落氣竭一舉可殲也今失機不取若徇  
 九州願將軍熱圖之義貞竟不果諸將斂軍還京師及  
 夏五月尊氏直義引大兵水陸並東尊氏率舟師五千  
 將步騎二十萬由陸而進義貞拒之兵庫是時義貞攻赤松則村  
 萬

東下釋圍退屯兵庫初義貞之西征也正成奏請俱  
 往弗許義貞攻圍則村數月不下尊氏以其間徇筑  
 紫併九州勢復熾山陽山陰諸州蜂起詔正成往助  
 應之遂合諸軍水陸並進京師大震

正成奏曰賊收九州軍勢必昌熾以我疲兵恐不能  
 當宜召還義貞車駕移蹕山門稱敵縱賊入京師而  
 臣還河內招聚畿縣兵塞河道絕糧運待其疲散然  
 後前後齊進一舉可斃也揣義貞之計亦復及此但  
 不戰而退涉于物議故不輒歸耳夫戰者雖始之或  
 負欲終之有利請加重思尊氏新得九州勢張甚官  
 計敵之且兵庫地勢平曠不可藤原清忠以謂宜速  
 以待大敵正成所以深慮也清忠號坊門氏時為參  
 遣正成決戰都外帝從其言議好立意見本傳曰尊



氏大軍水陸進逼京畿大震義貞屯于兵庫備要衝

詔正成往援正成建議言賊鋒不易當宜召還義貞

車駕幸延曆寺縱賊入京師因絕其糧運臣與義貞

持角而進一舉可殲公卿皆曰武事宜委帥臣也獨

清忠不可曰自王師東征迄賊西走威靈所加莫不

必以寡制眾是天助非戰畧也況賊今般所帥必不

及前日東來之強盛且未聞節度使與賊接鋒然陸

下輕舉措遠棄京師則征討將士亦隨生退思且今

春已重哉臣謂宜遣正成決戰都外帝納其言遂遣

正成正成退而嘆曰天下之事殆不可為也我唯有

死而已豈非天哉嗚呼安議掣肘千載遺恨劉宋沉

慶之有言曰耕宜問奴織宜問婢今欲伐敵奈何與

白面書生謀之即武事宜委帥臣之謂也清忠何人

傲誕敢爾孔子惡利口正成即以五百騎上道至櫻

之覆邦家止為此輩也

井驛在攝津郡以所賜菊作刀與子正行遣還河內成正

必效于櫻井驛在攝津郡以所賜菊作刀與子正行遣還河內成正

次于櫻井驛在攝津郡以所賜菊作刀與子正行遣還河內成正

父志自勵忠貞相循子弟相時而動以圖恢復不濟

死之尊氏啗以重利誘之慎勿負國恩為後世所嗤

亦行請從弗許曰父俱死遂進陣湊川以當尊氏

陸軍義貞陣和田崎以禦水軍義貞會正成謝其來

驅敗卒當之固難矣去年喪軍關東以致與議今又

承勅西征未能攻拔一城聞賊大軍將至遽然引還

我窮取焉是以不郵勝敗委命一戰耳正成慰之曰

見機而進權時而退將之道也紛紛之論何介懷為

軍赴拒而尊氏全軍既登兵庫湊川和田崎緹邊兵

之釋然尊氏先鋒細川定禪率舟師向緹邊義貞拔

軍赴拒而尊氏全軍既登兵庫湊川和田崎緹邊兵



自將二萬五千餘人守和田崎以策應諸軍賊先鋒  
將細川定禪以舟師數百隻進向經島義助兵擊破  
之定禪更欲絕官軍後麾舟師東赴緋邊浦義貞與  
義助氏明皆空營悉率其兵緣岸逐舟而東與正成  
相隔數里尊氏大艦數千艘以其間自和田崎登取  
官軍營地繞出正成軍後直義步軍從須磨來正成  
腹背受敵孤敗正成望之謂正季曰大軍隔絕敵滿前  
軍無援遂敗正成望之謂正季曰大軍隔絕敵滿前  
後吾道窮矣乃赴直義陣縱橫奮擊幾獲直義所騎  
馬中箭斃弗能退幾獲焉藥師寺公義以尊氏遣六  
己馬授直義力戰救之直義僅得脫走尊氏遣六  
千餘人斷軍後分兵救之斷正成軍後正成回戰  
數次士卒殲盡躬被十創退入民屋謂正季曰今日  
送死九泉吾子欲何所託魂正季笑曰願七生人間  
以滅朝敵正成怡然與之交刺死延元元年五月二十三日

歲。湊川遺墳所葬其屍也。在河內族十人。或云十殘  
觀心寺者。蓋葬尊氏所送之元云。族十人。或云十殘  
兵六十餘人。或云五十餘人割腹並斃。帝追悼不已。贈正三  
位左近衛中將。原註按梅松論曰尊氏奔筑紫自是  
而招尊氏與之和輯。若須使命。臣請往焉。衆皆嗤之。  
正成私言朝廷得滅北條氏。尊氏之功。天下將士莫  
不屬心焉。所以官軍雖勝。應者常寡。尊氏雖敗。從者  
每衆。彼必服集西國。期月奄至。不可禦矣。既勅拒尊  
氏。正成到攝津。尼崎。還奏曰。曩臣私據金剛。義合國  
中。以得濟功。此民心屬王室也。今臣以本國守護。承  
勅命。召兵。然雖臣親戚。猶有難色。此民心離王室也。  
戰必敗矣。梅松論足利氏家臣所撰。故授正成以蔽  
尊氏之惡。不足信。子正行。正時。正儀。有傳。  
正行敘正四位下。為春宮帶刀檢非違使左衛門尉。  
兼河內守。初正成拒足利尊氏于兵庫也。正行年甫

南木志 卷之二 正行傳



十一。自櫻井驛。遣還于河內。誠曰。聞獅子生子三日。擠之絕壑。試其跳超。獅子生而三日能學其父投汝。諸斷崖之下。騰躍不死云。今十餘歲。能記吾言。我行安危決矣。不可復覩汝也。至死之日。天下必歸乎尊氏。汝當收合殘卒。保金剛山。死生以之。慎勿出降。以墜乃父忠聲。汝之孝莫過焉。授以所賜菊作刀。泣訣。正成戰沒湊川。尊氏送元於其家。正行見之不勝悲慟。起詣佛龕。拔正成所授刀。將自殺。母趨抱持之。何氏不知。曰。故判官之遺汝。成則敘從五位。任檢非違使左衛門尉。本六位。特進五位。則稱判官。古者武弁以為殊榮。如源義經每臨敵陣。屢以自稱。非以薦福。亦非以殉死。意教汝保合族黨。可見已。

言  
卷之十一  
十一

舉兵除賊。再致天下於天子也。汝面奉遺言。還以告我。而言猶在耳。漠然若弗記。吾恐汝背國事也。正行

愧止。自後與童輩遊嬉。常為搏戰馳逐之狀。莫不以討賊復讎為事也。本書別立正行母傳。自年甫十一。一

後醍醐帝出花山院御內山。花山院在京城近衛西。一

條。內山在大和山邊郡。正成既戰歿。義貞敗績。尊氏長驅向京師。帝復幸叡山。義貞及諸將守行在。拒糧運。於是行在勢孤。援絕。飢窘日甚。尊氏乃遣使。為降順。請洗罪奉車駕還京師。作誓書上之。帝聽之。尊氏大喜。曰。誰謂主上睿明已陷。吾計中矣。又贈書。從駕諸將。招慰之。於是義貞奉皇太子北奔。越前。車駕還京。尊氏使直義奉迎。遂幽帝于花山院。置兵監備。悉奪從駕公卿宦拘繫諸將士。率多殺之。無何。帝夜奉神器。潛出花山院。如吉野。明日。至內山。遂入吉野。

備  
夜奉  
神器  
潛出  
花山  
院如  
吉野  
明日  
至內  
山遂  
入吉



山野正行與從弟和田正朝等來赴。及帝崩入宿衛。元延

四年八月十六日。帝崩于吉野。正行時十。後村上帝

四歲。與和田正朝率兵詣吉野。警衛行宮。

踐祚之初。屢出兵住吉。側以挑敵軍。住吉在攝津。住

正平二年。足利尊氏遣將細川顯氏以兵三千來攻

河內。距金剛山七里而舍。聞正行將攻矢尾城。在河

江郡。賊黨秋山某據焉。謀候其出遠徑。至金剛山下。斷後鑿之。

正行探聽。率兵七百。佯向矢尾。縱火所在。潛還蔽譽

田林而陣。譽田林在河內古市郡。顯氏望矢尾烟。以為敵果攻

彼。乃馳赴金剛山。無復隊伍。比過譽田。正行兵叫呼

突出。顯氏大敗。直奔保天王寺山。名時氏以兵六千。

援顯氏屯于住吉。正行計先破住吉。則天王寺兵不

煩攻。可自退。乃分兵二千餘為五隊。放火民舍而進。

望敵軍塵揚。以謂彼陣四處。而兵倍於我。不宜分勢。

復併五隊為一大戰。破時氏于瓜生野。在攝津。餘衆

隨潰。至渡邊橋。前見溺者無算。時氏被創走。明年正行

進逼京畿。尊氏憂恐。乃令高師直及弟師泰發兵八

萬來攻。正行與弟正時和。田正朝等百四十餘人。軟

神水誓死。詣行宮。先吉水實城二院。自奏請。曩者先臣

正成。展微力。夷強賊。以安宸憂。無幾天下復亂。逆賊

西襲。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遺言遣還河內。保

楠林誌 卷之二 十一



合族黨復將除滅朝敵。俾宇內再歸皇化也。臣常恐以有待之身。遽嬰不測之疾。上而為不忠之臣。下而為不孝之子。然今師直師泰。將來犯實。臣報效之秋也。若非獲彼首。則授臣兄弟首於彼。雌雄之決。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去。言畢泣下。帝親臨口勅曰。以前兩次之戰。每得克捷。汝累世武功。殊可嘉尚。聞賊復盡兵來侵。事勢固弗輕。雖然知進而進。欲不失時也。知退而退。欲保後也。汝朕之爪牙。慎當自惜。正行頓首而出。率眾詣後醍醐帝之陵。在吉野塔尾藏寺中。號塔尾陵。恭謝曰。戰如不利。弗一生還。叩鐔而起。題同

盟。姓氏於如意輪堂壁。如意輪堂在吉野金書歌於

其後曰。阿豆佐由美比岐。加倍佐志斗於毛布余利。

奈岐加須珥以流。奈於曾斗斗牟流。各截髮納于佛

殿。而後發。帝使中納言藤原隆資援之。師直入河內。

分兵六萬。陣伊駒山南。及飯盛山外山。四條畷四處。

並屬讚良郡外山。里在秋篠之西。今稱中山村。元祿中官吏外山氏。來為讚良宰。故避而改焉。高師直傳

曰。佐一隊。分陣四處。師直以大軍居後。親將餘軍居

後。隆資率兵三千。陽為向飯盛山。以縻敵軍。正行兵

三千。由四條畷而進。飯盛山敵望之。分兵遮擊。正行

以先鋒破之。縣下野守與正行。後軍與四條畷敵戰。



殺傷相半。斂盛山伊駒山敵兵。前後奄至。後軍見敗退走。武田信氏進與正行後隊戰。佐木高氏率兵二千餘陣。伊駒山南麓。見其戰酣。計敵疲矣。必赴本軍。宜下縱其進。從後掩擊。正行不顧。以兵三百直前奮擊。更大破師直兵。正行特以敢死士三百銳進。師直前隊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交進戰。皆敗。正行乘勝奮擊。敵軍披靡退走。聚兵上百餘人。馬皆被數矢。衆乃下馬據壘坐食。食畢步進。接戰益勵。遂迫師直陣。上山高元偽稱師直。冒陣戰死。其甲鏤連環。即高氏紋也。正行注目師直。徑衝其營。高元見事急。取師直賴以脫走。夫高元擲身代師直。與村上義光為大塔親王代死。小山田高家救新田義貞戰。其見危致命。勇氣之偉。幾乎媲美矣。然世專稱義光高家。忠烈贊嘆不容口。而高元則莫得而稱焉。反憎其誑。

官軍而令賊將得脫。殆欲唾之。其褒貶榮辱。乃爾天淵矣。孰謂人心無春秋乎。然則凡師之與慎。終于初辨。義不義。可不審其所與哉。正行大喜。擲首于空中。手承者一再。既而知其偽也。乃投首于地。蹴且罵曰。汝上山高元。邪。汝亦無雙朝敵矣。而勇則可賞。乃親斫衣袖。裹首置于壘上。是日自卯至申。戰凡三十餘合。殺傷數百千人。吾兵死亡略盡。乃與餘兵五十餘人。負楯佯走。以誘師直。敵覺之。遣支兵三百人。正行返戰。斬五十餘級。遂前復迫師直軍。正行徑趨師直。相距數十步。下如雨。士皆創莫能興。而正行正時體中數箭。兵皆重創。不可用。正行乃呼曰。事畢矣。莫為賊所獲。與正時交刺而



正時忠勇義烈與正行媲美真可謂難兄難弟矣年  
斃惜其行事不少概見僅附見于此耳良可恨

二十三從兵皆自殺其他宗族紀六郎左衛門及二  
子野田四郎及二子楠將監西阿及子關地良圓金

岸兄弟畠山與三及六郎河邊石掬丸大家掃部助  
阿間了願譽田某禁峰某凡二十三人從兵九百四

十三人元註一作五百悉戰歿也時正平三年正月五日

襲吉野中納言隆資領殘兵馳還奏帝幸穴太師直  
縱火行在神社佛閣蕩盡自是遂以穴太為行宮云

穴太屬吉野郡正平七年改穴太為賀名生見園大  
曆遺構稱黑木御所今尚存焉鄉士堀氏世守之蓋  
經五百許年未嘗羅正行嘗朝吉野路遭高師直誘

出宮女辨內侍遣卒迎之內侍在輿中帝正行悉斬

師直卒奉還以聞帝詔即賜內侍正行辭以歌曰斗

氏毛余珥奈加羅布倍玖毛阿羅奴美能加利能知

岐利速以加氏牟須波牟辨內侍者右少辨藤原俊

殺先帝則出家遁世內侍孤養於三位朝內侍慧有姿色  
及師直一見心歆竊書寄殷勤者數而內侍不應於

是師直嗔行氏夫人以祿利夫人感之因書遺內侍  
具道此離之情且曰將詣于住吉欲下路河內高安

託所識以待幸一未會此而不見忍為永訣尾載歌  
辭太惻內侍既早失怙特謂夫人曰取不得來此  
乞暇與赴高安至則夫人不在使人曰取不得來此  
請更過住吉命僕直預置卒二人即擁輿行內侍始  
大駭怨罵命僕回輿不敵僕皆鬪死內侍在輿中泣  
卒譁相語曰僕遇于住吉者男君非女君也輿樹陰  
馳至石川適遇正行將朝于吉野遽辟輿樹陰聞  
輿中泣且哀逼而問之乃內侍也正行悉捕其人斬  
之遂護輿而歸于朝上大賞之詔賜內侍正行固辭

南水志 卷之十一 十一



南水詩卷之十一

作歌陳意當時皆未審解其所詠及至其戰死四條  
之役而後愈益哀其志云蓋正行義不近禁齋不  
知陣凶之不可違抑亦所以明君臣之分也昔唐玄  
宗以陣官人賜邊將郭知運王陵等陵獨不敢曰臣之  
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嘗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  
以免時人美之正行之志實亦在茲矣其視賴政義  
為高貞等事瓜生野之戰正行援敵溺卒五百人給  
衣藥視養數日因授鎧馬禮而遣之敵或感恩來降  
及戰從死者眾云子多門丸先卒元註一說正行子  
中將不知孰是今按本朝通鑑曰正行娶攝州野瀨  
莊內藤滿幸女生男号多門丸正行死時年三歲又  
有遺腹子及正行死而滿幸屬高師直正儀怒而歸  
寡嫂於滿幸家滿幸嫁之於池田教依而生男於池  
田家實正行子也長號池田六郎教正後屬細川賴  
之顯戰功子孫世冒池田氏及其苗裔輝政從  
祖有勲勞于國家受封播磨  
磨儼然為關西雄藩云

楠正儀正成子正行弟也任左衛門尉兼河内守遷  
左馬頭兄正行正時戰歿正儀留居河内高師泰築  
壘石川攻正儀畠山國清尋代之師泰師直之弟也  
石川河内邑名正

平三年正月正行與師直師泰戰於四條天  
子避師直兵幸穴太師直焚行宮而還師泰攻圍正  
儀於石川築壘屯兵明年閏正儀始終固守正平五  
六月國清來代師泰相持

年國清從足利直義歸順正平五年十二月直義憎  
除之而反為所逼計窮薙髮號惠源猶不自安宵遁  
走大和依越智伊賀守又懼王師來襲佯進使上書  
款附詔許之討尊氏自效然終不來降只為緩王師  
之計耳時師直殺國清族直宗以其黨直義也國清將  
怨之棄石川壘率其眾往屬直義歸順也直義之請降  
也中納言藤原實世請因其降而誅之其議正儀因  
殊正明年二月直義果復叛國清亦賜去

南水志卷之十一 正儀傳



出兵為之聲援。七年足利義詮送款。時尊氏率兵討直義于鎌倉京師空虛。義詮留守。懼王師所襲。乃伴歸順。屢遣使請車駕還京師。詔許之。義詮廢其所立崇光帝。去觀應之號。奉正平號。收劍璽。送行宮。事在六年。帝親御軍。宣言幸京師。實欲襲義詮。行次住吉。前見伊勢國司右衛門督源顯能。北畠准三宮親房之子。鎮守府將軍顯能。家之弟。為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後任右大臣。敘從一位。子孫世襲伊勢國司。將伊賀伊勢兵三千。自丹波路進。丹波路京師西郊要衝。顯能取道伊賀大和。至天王寺行營。與正忠正儀分道。自京師西郊進也。

正儀與和田正忠率兵五千。夜渡桂川。大堰川下流。味爽與細川顯氏戰破之。斬其從子八郎。細川賴春踵至。正儀兵以楯為梯。登屋亂射。敵兵沮靡。正儀縱騎突

擊斬賴春。義詮走近江。義詮既送降見允。不設備。官軍分路掩至。顯氏等逆戰。皆敗。義詮與從者百五十人。東走。光車駕駐蹕男山。八幡山。在京師南半日程。車駕也。義詮以大衆來迫。自往。吉進幸于此。將入京師也。

義詮率兵三千拒之。荒川顯氏赤松則祐亦引。正儀正忠率兵三千拒之。荒坂山稍得利。在紀伊牟婁郡清氏與斯波氏經等塞擊破。然眾寡不敵。退陣男山。敵兵合圍。勤王兵不至。眾議令正儀正忠還河內募兵。正忠還家暴病卒。正儀逗撓不以時赴援。王師終敗績。義詮奉崇光太弟稱帝。為是後光嚴帝。義詮復陷京師。時人謗正儀謂墜其家聲。既而正



儀發兵與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等先是滿貞賴房等

攻攝津擊守護代某走之敵即賊將佐明年與和田

正武從中納言藤原隆俊會山名時氏攻義詮於京

師義詮陣神樂岡出兵蔽林間正儀等欲知其眾寡

使兵五百下馬徒步以誘之徐近敵陣佐二木信詮

出戰正儀擊卻之義詮不戰而遁十四年畠山國清

大舉西上是時義詮弟基氏居鎌倉管領關東頗得

以自效之義詮聽之於是基氏遣執事國清發關東

八州兵二十萬率以向京師軍容甚盛行在震恐

足利義詮統國清等諸將犯天野行宮天野在河內

車駕自賀名生徙天野年月莫考天野正儀與和田

山金剛寺中摩尼院即當時行宮云

正武入奏曰是戰臣等為官軍保必勝也夫所貴乎

兵者三焉曰天時也地利也人和也今歲大將軍在

西利東討不利西討道誓出兵向西先是國清難是

逆天時也官軍所守前大河後深山元弘以來賊來

攻數四每不利而退是我得地利也道誓外藉軍興

內實專功邀賞倫輩嫉之是失人和也失此三者雖

百萬兵不足畏也但行宮地勢不便請暫移蹕觀心

寺南在金剛山西臣等據千劍破日夜拒擊於龍山石

川又令湯淺山本恩地贄河諸族從紀伊守護代鹽

冶某守龍門山縱土兵擾敵令其不得休息敵必倦



而引還。臣等乘機追擊，破之，必矣。帝深然之，移御觀心寺。正儀乃築龍泉龍門平石矢尾等砦。龍泉平石，並內河。石川郡龍門屬紀伊分兵守之。自以兵三百據赤阪城。國清等陣津津山。在金山西北。分攻諸砦，陷之。進攻赤阪。正儀退保金剛山，誘之。義詮尋引還。果如正儀所料。正儀又出兵渡邊。先是國清與仁木義長爭權，相傾。至是托事于防禦，私出兵。正儀復入金剛山。國清與義長將交兵。義長幽義詮，變起蕭牆。仁木義長為執事，驕暴頗甚。而義詮益信之。畠山國清自始至京，嫉其專權。潛圖除之。結細川清氏等將合兵攻之。佐木高氏亦素惡義長，密與其謀。事播都下。義長乃幽義詮，勒兵衛守。要求朝旨降教書以討國清。清氏義詮不得。

已從之。而密與高氏謀，夜蒙婦人衣，率親近三人間出側門脫去。義長不知所為，出奔伊勢。據長野城。於是京師大騷。國清懼，歸已。亦潛遁還鎌倉。於是所在官軍並起，敵諸城望風潰走。正儀攻取水速城。在河內丹比郡。賊黨杉原某所據。正平十六年，正儀攻佐二木秀詮及弟氏詮於攝津，破之。殺獲二百七十餘人。溺水者甚多。追斬秀詮氏詮。平

中。佐二木高氏代赤松光範為攝津守，護遣孫秀詮。氏詮往守之。正儀正武來攻。秀詮氏詮發兵二千，欲據神崎橋拒之。吉田嚴光盛氣言曰：「前守護怯懦，動被侵掠，所以尊家公代鎮而今日南軍送死，復安得效前守護所為。」直須突戰殲之。秀詮氏詮然之，率兵以進。飲馬而息。正儀謀知之，遣數卒行呼曰：「敵西來，何不守神崎橋。」秀詮氏詮乃回軍西還。夾路皆淖泥。伏兵左右起射，如雨。衆亂且就平地。官軍縱兵乘之。軍大潰。嚴光先渡橋，撤板而走。秀錄俘虜悉給衣藥。詮氏詮踵至，不能渡，返戰而死。



放還。是歲細川清氏降。奏請發諸軍復京師。自義長氏為執事。與高氏不協。為其所讒。叛走若狹。據小濱城。義詮遣兵來討。清氏戰敗。奔攝津。憑石堂。賴房歸順。時賊將多效附者。各據其地。並張官軍聲援。清氏乃上奏曰。自逋逃之臣。歸罪于闕下。四方士效義舉者。日多。而京師無勝兵。臣於此時。身為先鋒。與和楠等進突其虛。一戰可殲。而臣等掃除宮闕。奉迎鑾輿。近在歲中。帝召正儀議對曰。元弘以還。王師復京。凡五。多不假師徒。所苦威力不繼。是以雖屢得之。亦屢失之。今欲取之。不須清氏之力。臣一人足以辨之。只恐取之不復能守也。若恥棄之。致戰則舉今版圖所有。併失之。臣愚未視其可也。而帝及公卿侍臣。情切于還故都。是以不從。遂命正儀與清氏俱進赴京師。十

二月。官軍復京師。義詮奉後光嚴帝走。頃之。足利義詮督水陸軍來迫。明年正月。官軍奔京南走。諸將攻京師。別遣赤松氏範。犯吉野。官軍聞之。奔京南還。果如正儀言。清氏走阿波。與正儀期。東西同舉。不幾。清氏戰歿。為細川賴之所殺。其從弟也。王師殆燼。正儀懼敵軍乘勝。官軍沮喪。欲一戰為之。氣鳩集。民兵得六千餘人。進攻攝津。拔淨光寺砦。在邊郡。又與石塔賴房。攻赤松光範。而還。光範足利氏所守。攝津。退次尼崎。在攝津。聞敵發大兵來。引兵還河

內。居久之。任左兵衛督。二十三年。帝崩。正儀竊懷二志。細川賴之乘機誘之。正儀竟決策。明年春。密款于



薛林詩

卷之二

廿三

足利義滿尊氏之孫義詮之子承父祖之業尤為英雄遂誘南朝滅之義滿即馳檄和泉河内。宣言國人曰。楠正儀已降我。楠氏宗族勤王者不應之。合從攻正儀。細川賴之與義滿議遣赤松光範。細川賴元率兵救正儀。未至。正儀出城遁至四天寺。遂入京。與賴元相見。明日謁義滿。尋還河内。建德元年。和田正武發兵。與其宗族俱討正儀。正儀不利。復歸義滿。明年夏。義滿遣正儀還河内。因發大兵為之聲援。是役也。諸將皆謂正儀不得保河南。遂逡巡不進。細川賴之勸義滿要諸將強令渡河。至秋。正儀得還河内。正儀既降義滿。北主罷其官職。數

歲授中務大輔。弘和初歸順。其為左兵衛督仍舊。義滿命和泉守護山名氏清來攻。與氏清戰于平尾。敗績。宗族六人。家久百四十人死之。平尾在河内石川郡正儀引歸保其舊邑。據金山剛山尋拜參議。元中中卒。正儀為人遲重好謀。誠信接物。其行兵益敵。先謀後戰。故多不至敗。而於決機應變。又其所短。正儀嘗與赤松光範連疆相攻。光範部下宇野正寬為兒時。小字熊王父為正儀兵所殺。正寬白光範曰。正儀君之寇而父之讎也。願委質正儀。徐圖之。光範壯其志。與名刀遣之。正寬至赤坂。因人于正儀。正寬至赤坂。僑居兵庫。介忠光。視問其姓名。正寬曰。僕赤松光範家

向木志

卷之二

廿四



辭林  
卷之  
廿四

士也。父六郎為光範戰死。叔父有我奪父領邑。又併逐我。故逃至此。庶為憐之。携歸館穀。正儀

召見厚加撫慈。正寬深感恩眷。久之遂忘其讐。及年

十五。與之食邑。辭而不受。當父七回忌。欲遂行初

心。其日正儀召正寬於前。加元服。使和田正武理髮。為立姓字。曰和田小次郎正寬。取嘗所賜細鎧。授

之。正寬感泣不禁。至夜欲決意圖之。促膝按刀視正儀。温然而坐。遂不

忍進刺。起出于外。大慟哭。正儀怪問其故。正寬以實

告之。正寬披露情。故曰。舊君之恩不可背。父讐拔刀。不可不報。而君恩亦不忍背。則我若之何。拔刀

將自殺。左右抱持止之。於是正寬剃髮為僧。作書致

光範。并返所授刀。退居嵯峨往生院。終身不出寺門云。其得士心如此。

又與清氏入京也。北將佐二木高氏捨第出走。命守

者。淨掃室內。陳設名畫珍帖。及諸器玩。戒曰。有來者。

必酒食厚犒之。既而正儀至。大感其用意。清氏欲燬

其家。正儀止之。更添置名鎧銀刀。而去。當時諺謂。高

氏一擲。贏得正儀刀鎧。而正儀之優裕。有禮。可以見

其性度之一端矣。二子正勝。正元。大日本史南山史。一說正儀子有

正秀。







